

南史



列傳第六十八

南史七十八國夷亦

李延壽撰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

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

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

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

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

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
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
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
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
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
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
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
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

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
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又出璆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
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沈木香者土人
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
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
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
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

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橐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歿無嗣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

太守侵刻尤甚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都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

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携母
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
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
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
曰文敵文敵復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
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
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
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
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
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闥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
紙男女皆以橫幅古具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
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
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
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具
織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
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
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

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
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
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
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
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
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
攻區粟城不尅乃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
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
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

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
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
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募僧達諫止之乃遣
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尅之
乘勝即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
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
縣子孝建三年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贖貨迎
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爲崇

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贇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贇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戍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

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付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

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
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
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
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
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
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
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
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
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

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
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
不歿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
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
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
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
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
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
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

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溲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

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况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

攻併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曼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

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鷄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

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
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
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
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
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旃
檀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
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
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
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特黎陁

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
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
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
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
髮所居不穿井數一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
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
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
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
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

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

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眾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鉄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

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更脩飾之
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
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
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
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
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
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
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
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

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
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
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
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
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
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
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
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爲三層
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

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毘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身常住湛然

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二利各以金甕次玉甕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

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
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
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
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
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
尹高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
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惺乃
下車載像還至長于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
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

至夜中嘗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
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
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
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
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
惺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
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
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

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嗟歎
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
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
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
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跌
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
去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
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
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

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
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
使一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
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具葉波國古具等
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
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
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所

纂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
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欵化納貢遠誠宜
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
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
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
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
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
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

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
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
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
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陀羅
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
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
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檀等香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刻明題于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

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旣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旣至模寫帝形

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
敬禮後跋陁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
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
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
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
扶南略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
而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
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

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
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
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
之王聞乃加囚執其瑣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
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
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
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
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

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坭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屐及爲都縵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

年數不能記自言曰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卽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

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
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下
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璠瑁火
齊金銀銅鉄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毳
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蟬
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
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
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
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筭其汁以爲香膏乃賣

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
也鬱金猶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
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稿乃
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
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
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
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
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

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

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厖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縷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

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
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
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王竺扶大
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
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
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
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

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
一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
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
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
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
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
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
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
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

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爲廣戚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

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訓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

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于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顛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闢

場寺多禪僧都下爲之語曰闢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荅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人工此新經晉宋五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

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
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
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
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
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
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
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
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
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

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夷

卷之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貢 魏

南史七十八

王像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七十九

李

延壽

撰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

禮樂去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

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六十九

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獫狁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脩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

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儻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

南史列傳卷之六十九
著似憤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
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没入
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
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椁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
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
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
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
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
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

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並如
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
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
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
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
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
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
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
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

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疋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柸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軍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竝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摠十餘萬戶百

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即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

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罽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

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爲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

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獻方

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
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隊評五十
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
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
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
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
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
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

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
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
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
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虵則
死矣物產畧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
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綵爲帽似中
國胡公頭食飲用邊豆其死有棺無槨封上作
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
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

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媯妬無盜竊少諍訟若
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
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
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
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
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
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
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

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
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
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
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
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
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
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
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
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

南史卷之九
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
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
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
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
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
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
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
建元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
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

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
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
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
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
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
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
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
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
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

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
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
國同而言語異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
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
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
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
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
桑客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

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
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
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
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
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
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
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
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
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

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三十斛有馬車
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
赤黎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
銀市無租估其昏如法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
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昏
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
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
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
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

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
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
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
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頂
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
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
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
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
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

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
圓其戶如竇云風化鵬至高昌登岸有人語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並爲氏羌之地自晉
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
時通江左今採其舊上編于西戎云續通志三四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
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
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
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

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
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
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
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
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
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
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爲辮其後
吐谷渾孫葉廷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
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氏

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
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
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
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
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
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
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
休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
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

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
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
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
年詔以爲寧西將軍獲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
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
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
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
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

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

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涼州刺

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切山歸齊武帝以靈
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
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
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
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
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
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
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
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

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
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卽以爲
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
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阜突騎帽長
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
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
蓋亦屢興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者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

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淩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為寇破淩中虜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

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謙
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
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
又反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
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
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
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
散走是歲渚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
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

蜀松三砦剋之又圍斗錢柏義諸砦蠻悉力距
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
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
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
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
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爲之虛弊云
豫州蠻稟君後也盤瓠稟君事並具前史西陽
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
所在並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

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尅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二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

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尅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

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
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
次云爲大無大平性益之數對親王如飛相
高昌國初闕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
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
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
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
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謚曰
昭武王子堅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
三司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
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
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寧山始昌
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
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
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
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辨髮垂之
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褶袴女子頭髮辨而不

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
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侔
備植九穀人多噉麩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
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
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
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
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

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
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
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
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
國波斯盤盤剽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旬
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
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
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

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

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

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娑步障十八年
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蜀賓
國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
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
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
駝羊等出好氊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
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
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氊帽小袖衣
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
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
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
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
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
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
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珊瑚樹

長一二尺亦有虎魄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媾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娑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蓄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

寒七月流澌巨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

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兩問其故。蓋以暎云：又熹馬一五金一六其國領以論。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泊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賚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列傳卷六十九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李

延壽 潘曰 外撰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

萬曆十九年

南史及傳卷六十九

二十三

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
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
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
當離此反故紙耶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
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
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
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
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
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

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
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
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
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
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
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
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
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

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

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

南史及傳卷之十一
三
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超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

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

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旣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陪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

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
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
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
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
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
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
求錦萬疋爲軍人袍中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
署止充領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
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

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
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
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
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通和景聞
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䟽跋扈言辭不
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景
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
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
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

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
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
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
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
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蹶譴寧堪
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
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
是三公盱食帝使朱异宣語荅景使曰譬如貧
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

言是亦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
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
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
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
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
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
主曹瑒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筮
筮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
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

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
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
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
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
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
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
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
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
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中軍大

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
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
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
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
毋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毋鐵乃勸景曰急則
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相次
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
船數十艘僞載荻實以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
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

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
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
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
即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
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
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
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
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
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

帥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公
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旣而景至
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
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虛實
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
之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
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麟諂黷亂
政欲除姦臣耳景旣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
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

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下道攻城

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人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其狀似榱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

之賊既不尅士卒必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昇陸驗徐麟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卽僞位居于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爲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

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

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旣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摠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竝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

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捧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王帥前白馬游軍王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捧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

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入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戊永安侯確南安鄉侯俊前譙州

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於玄武

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
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下逼令
云已禽邵陵王霍雋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
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
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
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
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
鉤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

於闕前自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
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
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
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
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峰相近募敢死
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
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旣苦人不堪命柳
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
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塹戰士

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

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羣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洲子岬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

既而都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
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
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岬
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
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
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
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

既而中外斷絕有牟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
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
翼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
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腴味頓絕簡
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
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
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竝出負米得四十萬斛
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竝聚德陽堂魚鹽樵
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剝以

飼馬盡又食餘焉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
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
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
城中疫死者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
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爲景欺至
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時景軍
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
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
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

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
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
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
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
云何可信旣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
景圍逼旣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
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
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
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

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劔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

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竝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頃江津並未之進旣而

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責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官闕已盈十旬

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竝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于闕下景又遣

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無去
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
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
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
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
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
殿陳謝曰臣旣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
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
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

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
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
爲勞景默然又問鄉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
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
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士之
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
貴曰吾常據鞏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
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
見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

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
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
爲詩讖謂無帶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
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旣而景
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
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
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
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
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

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
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
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
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竝散
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
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
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
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
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

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與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嵯據郡自南陵以上正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

秦王元景襲爲陳畱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劔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竝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

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卽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竝坐文武羣臣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裙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

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僂景卽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僂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

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歿山澤
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
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
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
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
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
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
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
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

人任兼閩外者位必行臺人附凶徒者竝稱開
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
爲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
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
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
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
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
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

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
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大宰
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
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師紇奚斤
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
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大桁跨水築城名
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
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
軍之盛未有也元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

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
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
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
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臥無所多憂
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
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
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
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
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

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泰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

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使爲大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陳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問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

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
樂僊八佾鍾簋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
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己先夕景
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
拔木斫蓋盡偃文物竝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
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
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
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

脚坐焉景所帶劔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
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
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
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
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宸
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
左戶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
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
尤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縶以宋子仙郭元建

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王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

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且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于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荊州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纂
脩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
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拏生便長
數尺時旣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
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
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
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
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十二月謝朓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頽李占
柵大破之執頽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
乃死景二年謝朓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
康景爲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
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宵遁
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
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
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
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

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于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旣退敗不敢入宮歛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

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鞞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鑿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子遺王僧辯命武

州刺史杜翦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翦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于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

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踈秀廣顙高權色赤少髮低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旣南奔魏相高澄

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
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
夢獼猴坐御牀乃竝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
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
斬人於前言咲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
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
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
著靴垂脚坐或跋戶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鴉鳥
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

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
忌彌深牀前蘭綺自逸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
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
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
居處竝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
有鴝鷓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
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
有奔駟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
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

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
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
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
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
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
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
自懸瓠卽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
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
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

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
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二月十
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
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
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監令朱耽嘗直禁
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
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旣而天子蒙塵
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
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

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
爲闍黎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
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
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
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
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
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
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深陽主亦預食例景焚
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
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
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
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
宅東即苦竹町也旣加鼎鑊卽用市南水焉景
儀同謝朓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
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
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
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
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

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騰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騰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曠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

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
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
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
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
顏色自若仇家鬻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石珍及竄並夷三族
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
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

辯又顧謝荅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
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安能仰敵僧辯
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
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
肝臍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所弛
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
豐城縣爲柵築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
山太守魏尅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

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頔爲前軍曇朗給頔共往巴山襲黃法氈又執法氈期共破頔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頔犄角而進又給頔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頔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氈乘頔失援狼狽退劒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砦

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師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勵于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氈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

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齊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

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益城新吳洞王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氈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入朝

迪趨趙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迪本屬迪至是與法軼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事覺盡爲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軼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尅文帝乃遣宣帝摠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

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於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肄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歛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祿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接繩破篋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遂復收

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
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
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效誘迪出獵伏
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三日皆無人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姓異善自居處言
語醞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
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
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
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

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姓殘暴無遠略
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
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
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
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
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
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
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
郡憚焉魏尅荊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

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爲使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

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并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

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
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
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
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
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三年封侯官縣
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
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
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
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

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
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
與戰但命爲旛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
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
狡筭于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
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
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
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

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村直濟。長
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忘其地利。生靈塗
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郡邑巖穴之
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
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
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